

# 四庫全書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兹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五中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五中

宋 楊復 撰

宗廟中 祭禮九中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于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見祭法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疏見祭法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于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率音律音類

疏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揔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揔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

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
也謂獻饌具于鬼神也又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
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
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
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
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
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于三時周則
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于其廟爾雅云禘大
祭者禘是摠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
祭亦曰禘但于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于祫
大于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
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爓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
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
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
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

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于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于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灌者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祇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于主北先灌謂王以珪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噓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聰明為魄人死魂氣歸于天為陽形魄歸于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

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于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于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即是于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也僖公以僖三十三年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

祫祭也云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則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爲禘祫從三年喪畢後爲始之意也從禮祀以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爲宫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烟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烟血與祼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熟以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熟也　春官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礿余若反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疏曰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

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又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于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案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王制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

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方結反烝之承反　疏見祭紀時日條　桓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右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曰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祖時類及二祧歲祀于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國語楚語

大宗伯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注疏見下具修條

太宰享先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疏見下齊戒條

右時日

傳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歳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大審諦而差優劣也說苑修文公羊子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祫祭奈何毁廟之主陳于大祖毁廟謂親過高祖毁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

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于君然後祫其高祖　疏見守藏條

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春祭曰祠薦尚韭卵夏祭曰礿薦尚麥魚秋祭曰嘗薦尚黍豚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夫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者譏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　疏曰所言四時祭名者周禮大宗伯及爾雅並有其事薦尚韭卵之等禮記王制之文何休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礿者麥始熟可礿也嘗者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烝衆也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郭璞等注爾雅與何解四時祭名少異但范之所引者並與何氏同故從何說又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天子諸

侯卿大夫牲用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此記異文耳未知范意與之同否定公八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下即云從祀先公是時而不月也得禮例時引定八年爲證失禮例日不引其文者凡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下文夏五月丁丑烝傳曰志不敬也三烝並書日以見非禮此文即是非禮例日之證故不復更引他文其文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亦是失禮書日也正月烝傳云不時也五月烝傳云不敬也者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又注云禘無遷禮祭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僖公七月而禘則是不時而云無遷者周之七月夏之五月若值月前節却則與四月相挍不多比之

隔年再烝失禮尚可故曰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則是夏之六月而祫嘗者亦是失禮故書曰表逆祀及失時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是得時而書曰者譏宣公卿死不廢繹也

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公羊子曰春曰祠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夏曰禴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秋曰嘗薦尚黍豚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曰烝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于幽祭

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曰無牲而祭謂之薦者謂無牛羊豕之牲也而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何以薦用牲彼謂正祭之時先薦于奥仍自無牲其正祭五祀乃用牲有尸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祭薦之差者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天子諸侯卿大夫牲牢之差者皆指宗廟之牲仍不妨王制賓客之牛角尺之文也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

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亟則黷黷則不敬

黷渫

黷也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故將祭宮室既修墻屋既繕百物既備序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曰今祭義酒作盎字鄭注云奠盎設盎齊之罇盖所見異或何休以義引之不取正文

**疏則怠怠則忘**怠解

**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禮本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日也裘葛者禦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盖思念

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曰禮本下為士制者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故傳家編舉言之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于此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闋古穴反大廟音泰　疏曰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禘祀為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于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

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玄以二祧爲文王武王之廟新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謂大祖之廟爲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爲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大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爲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左氏曰速也　穀梁子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　疏曰言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此喪服未終舉吉以非之文三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于大廟不言吉者其譏已明故不復云吉言大事者秋祫而物成其祀大故傳云大是事也著祫嘗是也凡祭祀之禮書者皆譏故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緫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知禘是三年喪畢之祭者此莊公薨未二十二月仍書吉以譏之明三年喪畢方得為也知必于大廟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于大廟是也其禘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祫于大廟明年春始禘于羣廟今范云三年喪畢禘于大廟必不得與鄭明年春禘於羣廟同其除喪之月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方者未至之辭此實二十二月而云方者莊公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始滿二十二月未盡其月為禘祭故言方或可譏其大速以甚言之故云方也

**公羊子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　疏曰都未可云云者言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又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録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

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甲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作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于始祖也曷為未可以吉據三年也疏曰據三年也者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五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疏曰未三年也者謂未滿二十五月也又曰禮禘祫從先君數者謂為禘祫之祭合從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若滿三年已後遭禘則禘遭祫即祫耳又曰朝聘從今君數者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為朝聘之數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常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識 疏曰二十五月是再期矣故曰取期再期矣父母之喪倍于期者之恩正當其禮數故曰其恩倍矣言漸三年也者謂二十五月漸得三年之竟故云漸三年也議如得漸二君之遺教又曰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者彼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古文期皆作朞常者期而祭禮古文常為祥又曰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者亦彼文注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者亦彼文彼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為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是禫月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其妃配其氏哀未忘也

其言于莊公何 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言僖公

不言僖宮　疏曰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又曰祫僖公不言僖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彼注云諫不以禮而去曰叛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其祫僖公不言僖宮者即大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者是也

未可以稱宮廟也

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

曷為未可以稱宮廟

據言禘也　疏曰據言禘也者正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在三年之中矣

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　疏曰未可以鬼神事之者正言以宮廟者鬼神居之之稱故也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始不

三年也與託始同義　疏曰案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然則此亦宜云始不三年故云與託始同義矣而傳不言託始蓋省文從可知也　春秋左氏穀梁公羊傳通入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　疏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

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　彪彼糾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

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魯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疏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如彼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為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知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不然不敢忘春秋左氏傳

昭公元年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衰初危反疏曰服虔以孟為趙盾子餘

為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盖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

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疏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于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為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為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遂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

朔烝于温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于上遙為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春秋左氏傳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疏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于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

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也此言是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于祖廟故云有事于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孟月孟月于夏家是四月于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其失禮所由也　詳見序事時日條

大宰掌百官之誓戒　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其辭之略也（要一遥反）疏曰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修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修之埽除也又曰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為重故要之以刑引明堂位彼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謂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修埽除糞洒者案宫人云掌六寢之修守祧云其廟有司修除之是其修埽除糞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子須反齊側皆反下同散悉但反下同）疏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

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又曰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于祭前之夕為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　天官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

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　疏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　春官

及時將祭君子乃

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疏曰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祭統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　屈居勿反　疏曰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春秋傳者國語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祭義

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宫宰守宫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曰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于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于太廟故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耳　祭統

右齊戒

大宗伯享大鬼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鑊户郭反

齍音咨　執事諸有事于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　疏曰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于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

謂邑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沿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盛與上邑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又曰祡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于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摠諸有事于祭者也云濯溉祭器也者此濯止是滌濯以少牢有溉祭器故據而言之溉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于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盛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

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崐崘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 春官

太宰享先王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具所當共修埽除糞洒 疏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太宰掌之與其具修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修之埽除也又曰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修埽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修守祧云其廟有司修除之是其修埽除糞洒也

及執事眂滌濯

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眂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眂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眂滌濯彼二官親眂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知者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

眂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槩祭器者下人君也注又云滌濯謂漑祭器及甑甗之屬知然者案少牢雍人槩鼎匕俎廩人槩甑甗司宮槩豆籩及勺爵此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 天官

世婦及祭祀比其具 比甫志反又匹氏反芳美反 比次也具所濯槩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請為庀庀具也 疏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知比具所濯槩及粢盛之爨者濯槩粢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槩為齍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爨饎爨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為庀具釋之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帥世婦女御 疏曰知帥六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為齍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是以知齍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春官

寺人若有

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疏曰知有司是宮卿世婦者案春官宮卿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于有司明是男子官宮卿所掌女官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女帥宮者也天官

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齍盛概拭也為猶差擇疏曰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則帥女宮而濯概案少牢饔人概鼎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文也又曰祭祀黍稷春人春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為非春非炊是差擇有司也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疏曰案春官世婦宮卿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宮

直臨之而已云凡內羞之物者謂糗餌粉餈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為內羞是以鄭云內羞房中之羞也

同上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

助其帥涖女宮　疏曰上世婦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祭之日涖女宮之具故知此贊者助其涖女宮也　同上

**寺人佐世婦治禮事**

世婦二十七世婦　疏曰上云有司是宮卿世婦恐此亦是彼世婦故鄭云二十七世婦以寺人是奄者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即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　同上

**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燎力名反又刀弔反　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　同上

**宮**

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絶之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絶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于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于宮中祭先公先王于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大廟又曰有事于武宮　疏曰凡邦之事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于宮中及廟中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又曰先鄭讀火絶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共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若不以邦之事與此宮中爲一事則宮中廟中何爲事而遣宮正執燭乎亦非也又云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者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常也玄謂事祭事也者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

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于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為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為立七祀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云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大廟者左氏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也云又曰有事于武宮者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鄭引此者欲見隸僕蹕于宮中亦得兼廟中故公羊云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天子之廟亦有宮稱也　同上

## 內豎

若有祭祀之事則為內人蹕 內人從世婦有事于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曰此豎為祭祀賓客喪紀三事為內人蹕者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內人蹕止行人也又曰鄭知內人從世婦者

內人卑不專行事崇下世婦職云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為粢盛也云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內豎掌小事者蹕也 同上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朝直遙反 疏曰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春官

右具修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疏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又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注疏見祭物祭服條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追丁回反　編步典反　又必先反　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

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
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玄謂副之言
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
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祭也
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
居亦纚笄緫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
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
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内命婦衣鞠衣襢
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内命服非王祭祀賓客佐
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
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
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
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冠禮古亂反母追音牟
卷古本反紞丁敢反紘音宏綖以然反羊戰反繇以招
反紒音計髲皮寄反鬄大計反見賢遍反纚所買反所

綺反縣音玄填它見反鬄大計反沈音剃卷髮卷免反羌權反衣鞠衣緣于既反紾昌氐反純側其反徐如字

疏曰云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首服則副編次也云追衡笄者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為衡笄也云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者此云及則與上内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下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内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服之也又曰司農云追冠名者見士冠禮夏后氏牟追故引士冠為證先鄭云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者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别有司服内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王為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又引祭統者證副是首飾又引春秋者是桓二年臧哀伯辭彼云衡紞紘

綖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于此經無男子耳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者副者是副貳之副故特從覆為盖之義也云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漢之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案詩有副笄六加謂以六物加于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鄭意三翟皆首服副祭祀之中含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揔言之也云編編列髮為之者此鄭亦以意解之見編是編列之字故云編列髮為之云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其假紒亦是鄭之目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云服之以桑也者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者文略其編亦兼于展於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者此亦以意解之見其首服而云次明次第髮長短而為之云所謂髮髢者謂少牢

主婦髮髢即此次也言髲髢者髲鬄髪也謂剪鬄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為髢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唯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于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褖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此褖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者案士冠禮纚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髪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鷄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但諸侯夫人于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纚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著纚笄朝者毛更有

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纚笄總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時朝王時首服編也引詩追琢其章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爲瑱詩云玉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唯施于翟衣取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紞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紞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

為横者其笄言横揳在頭上横貫為横此衡在副旁當
耳揳人身竪為從此衡則為横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
引詩者彼鄘風注云玼鮮明貌鬒黑髮如雲言美長也
屑用也髢髲也引之者證服翟衣首有玉瑱之義故云
是之謂也其紞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别者婦得服翟衣
者紞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
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
出至于著君子衣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
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
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尚之以瓊華注云美石
彼下經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黄據臣三色故云人君
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
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為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
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為紞也云笄卷髮
者鄭注喪服小記亦云笄帶所以自卷持云外内命婦
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知者案昏禮云女

次純衣純衣則褖衣攝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褖衣既首服次三翟首服副鞠衣禮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正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于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禮衣首服編士妻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云主婦髲鬄衣移袂但大夫妻移袂為異又不服編故知自于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為證耳云移袂褖衣之袂者此鄭復解少牢主婦衣移袂者是移褖衣之袂上既云移袂今又云移褖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服綃服褖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袂今大夫妻綃衣移而以褖衣袂者以大夫妻與士妻綃衣名同不得言移于綃衣之袂故取褖衣也云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者以其諸臣之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祭助后之事故自于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褘衣已下至褖衣褘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

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禒衣以接御侯伯夫人得褕翟已下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闕翟已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已下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與羣小祀鞠衣已下與侯伯同並纚笄綃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夫人褘衣是也

天官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揄音遙鞠居六反又邱六反展張彥反注同緣或作褖吐亂反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

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玼兮玼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 卷古本尺

朝直遥反屈音闕襢張彥反翬音暉見王賢遍反紕音
此劉會我反揄音綫衍下孟反稅吐亂反縳音絹又升
卷反升綃反張如字徐音帳　疏曰云掌王后之六服
者自褘衣至褖衣是六褘衣者亦是翬而云衣者以其
衣是服之首故目言衣也褘當為翬即翬雉其色玄也
揄狄者揄當為搖狄當為翟則搖雉其色青也闕狄者
其色赤上二翟則刻繒為雉形又畫之此闕翟亦刻為
雉形不畫之為綵色故名闕狄也此三狄皆祭服也鞠
衣者色如麴塵色告桑之服也展衣者色白朝王及見
賓客服綠當為褖褖衣者色黑御于王服也素沙者此
非服名六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為裏使
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沙素亦上下
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
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
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
夫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

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曰司農云褘衣畫衣也者先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又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褘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展衣白衣也者見鞠衣黃以土色土生金金色白展衣文承鞠衣之下故知展衣白也引喪大記證闕狄與展衣為婦人服故也彼君以卷據上公而言夫人以屈狄據子男夫人復時互見為義云世婦以襢衣者彼亦據諸侯之世婦用襢衣復之所用也云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為服名又以素沙為赤色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玄謂狄當為翟者破經二狄從翟雉之翟也伊洛而南已下至曰搖皆爾雅文言伊水而南有雉素白為質兼青赤黃黑五色

皆備成其文章曰翬雉云江淮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有以成文章曰搖雉玄引此者證褘揄爲雉也又云翬衣畫翬者以先鄭褘衣不言翟故增成搖狄畫搖者亦就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如闕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以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搖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袞冕先公驚冕同差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于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于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云鞠衣黃桑服也者謂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云色如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即養蠶故服色象之引月令者證鞠衣所用之事故云告桑事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知義然者以其鞠衣

在上告桑之服褖衣在下御于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禮之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于王后助王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云字當爲禮禮之言亶亶誠也者案禮記作禮詩及此文作展皆是正文鄭必讀從禮者二字不同必有一誤禮字依傍爲之有衣義且爾雅展亶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禮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禮也又引詩者鄘風刺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云其之翟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其之展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言服翟衣尊之如天帝比之如神明比翟與彼翟俱事神之衣服展則爲邦之媛明展衣朝事君子之服是此禮見王及賓客服故云二者之義與禮合若然内則注夫人朝于君次而褖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引雜記及喪大記者欲破綠衣爲褖衣之事云字或作

税者或雜記文故雜記云夫人税衣又云狄税素沙並作税字亦誤矣故云此緣衣者實褖衣也云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案尚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然後入御于君注云朝服展衣君在堂大師雞鳴于簷下然後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燕服入御以此而言云釋展衣朝服告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御之服與燕服同褖衣以其展衣下唯有褖衣故知御與燕居同褖衣也以其御與燕居同是私褻之處故同服云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者男子褖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于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于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褖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又見子羔襲用褖衣纁袡譏襲婦服纁袡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是此婦人褖衣亦黑可知鄭言此者以六服

之色無文欲從下向上推次其色以此爲本故言之也云六服備于此矣者經傳云婦人之服多矣文皆不備言六服唯此文爲備故言六服備于此矣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色故也云褘揄狄展聲相近者褘與翬揄與搖狄與翟展與襢四者皆是聲相近故云誤也云緣字之誤也者緣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爲字之誤也云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者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者以鞠衣象麴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爲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褖衣象之水生于金褖衣上有展衣則展衣象金色白故先鄭亦云展衣白衣也金生于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于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赤矣火生于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六色唯有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其以下推次其色也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者案

喪服上云斬衰裳下云女子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連衣裳矣又昏禮云女次純衣亦不言裳是其婦人連衣裳裳衣既連則不異其色必不異色者為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也云素沙者今之白縳也者素沙為裏無文故舉漢法而言謂漢以白縳為裏以周時素沙為裏耳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者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則是袍矣男子袍既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複不單與袍制同不取衣裳別為義也云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者言漢時以縠之衣有沙縠之名出于周禮素沙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疏曰上言王后六服此論外

内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爲裏故云素沙也又曰鄭以内命婦無過三夫人以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下但經云鞠衣已下則三夫人三公夫人同皆得闕狄已下則此命婦之中無三夫人及三公夫人矣故内命婦從九嬪爲首也鄭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已下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九嬪也展衣已下世婦也褖衣女御也云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者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已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緑衣俱得也士妻褖衣而已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

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服得亦與諸侯臣妻服同也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註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揔云乎以疑之也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夫人亦闕狄唯二王之後禕衣者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翟者以玉藻云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夫並是子男之

國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
揄狄二王後夫人當褘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
注云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
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
服衮冕其妻亦得服褘衣矣此經直云二王後不云
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毳冕夫人服闕
翟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
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褘是魯之
夫人亦得褘衣故彼鄭注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
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
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

**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

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
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
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

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　疏曰上陳尊卑以次受服之事此文陳所用之時云凡祭祀者婦人無外事言凡祭祀唯據宗廟大小祭祀云賓客者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者云共后之衣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云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又曰鄭知凡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此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上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已下云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言及者欲見九嬪賤于后言凡者欲見外命服及女御賤于世婦也云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者以其內命婦中女御卑于世婦可以言凡以殊之于外命婦中有公孤卿大夫之妻尊于女御而使外命婦摠入女御中言凡以殊之者案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以下盟于洮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

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是以微者即士以其天子中士已上于經見名氏以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于經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諸侯上是尊王命若九嬪雖卑于三公夫人世婦卑于孤卿妻言凡以殊之在上亦是尊尊此王之嫡婦也云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者案此上經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案特牲主婦纚笄綃衣少牢主婦髲鬄衣侈袂士妻不衣褖衣大夫妻侈綃衣袂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于其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乃服上服也　同上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褘讀如翬揄詩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于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

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　疏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王后禕衣者禕讀為翬謂畫翬于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揄狄者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之雉于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又曰案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褖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沙為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沙鄭注云六服

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褘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為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褘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襢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于朝妻榮于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

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禄或作
祿　疏曰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
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
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褘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褘當
為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
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禄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
其妻服禄衣鄭注士喪禮禄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
又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
子之命故以為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
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云此子男之夫人及
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禄
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
夫士之妻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為鞠衣云子男
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禄衣者諸侯之臣皆
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為此言欲明諸侯

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爲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褖衣士褖衣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尚分爲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奠猶獻也

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疏曰唯世婦命于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于朝妻貴于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畢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于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

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則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又曰凡獻物必先奠于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玉藻

右祭服

小史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　讀禮灋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灋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叙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于祝史史主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　疏曰此言叙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

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又曰鄭知讀禮法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書即此禮法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者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按比之使不差錯故俎及簋云爲節也齊景公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是其事也　春官

司几筵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莞音官又音丸純章允反之關反又音均　鄭司農云紛讀為豳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玄謂粉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挑技席有次列成文　率音律　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

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祀先王設在廟與及堂玉几惟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几其雕几以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雕几國賓云左彤几若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下文祀先王胙席不言几及諸侯酢席亦不云几也司農云紛讀為幽于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均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戟之旗貫服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鞛鞶厲斿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粉如綖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綖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選舉漢法況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者鄭于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

蓋五色雲爲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爲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司農云昨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疏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酳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又曰司農云酢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閒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于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

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户内之東西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于酢有席與彼異至于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于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于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酳尸訖主人獻賓長于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于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于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于席東也

諸侯祭祀席

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 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穤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 穤本或作懦又作擩同如兗反 疏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又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為繢是對方為次畫于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

席加繅者繅柔𣅀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繅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以其繅柔𣅀不如莞清堅于鬼神宜即于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昨讀亦曰酢　疏曰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又曰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御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

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
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
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　疏曰先
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爲因其質謂無飾後
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几乃是前
後相因不得爲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于凶
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爲無飾乎皆其言不
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漆
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
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祼于室者
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也云饋食于堂繹于祊者案禮
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于外是直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
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
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

進奠授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于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對連言其實虞時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同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　疏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又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

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玉瑞玉器之美者以别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　同上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設筍虡視瞭當以懸樂器焉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　疏曰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之器也陳之以華國也云若崇鼎貫鼎者明堂位文云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者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是經中樂器也彼既識其非時征伐又藉晉之功引之取一邊證鑄作銘功之事耳　同上

肆師展器陳告備 疏曰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旦于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

同上

右陳設

記鋪筵設同几鋪普胡反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　疏曰鋪筵設同几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詷詷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云同之言詷也者若單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詷共之詷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其物異也若詷共之詷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詷為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為詷今則總為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依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不特設其辭亦不特設几謂祝辭與几皆同于夫不特設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　祭統

鬼神

之祭單席疏曰鬼神之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　禮器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疏見下餘獻條　禮器　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注疏見下餘獻條　禮運

君夫人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純側其反瓚才旦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今案君純冕立于阼鄭于上文以共純服解云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上文已解故于此略而不論　疏曰君純冕立于

作者純亦緇也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于色不明者即讀為緇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冕皆上玄下纁及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者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大宗執璋瓚亞祼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祼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祼之禮　祭統

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之言灌也或作淉或作果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

前注　疏曰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唯云以祀廟典瑞蕭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有典瑞故作文略也又曰讀祼爲灌者取水灌之義云祼謂始獻酌奠也者小宰注云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案司尊彝注祼謂始獻尸如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者以其祼入獻于尸故云獻尸又灌圭爲降神故云獻神三注雖曰不同其義一也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者鄭注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深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　冬官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肆如字又他歷反

鄭司農云于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　疏曰祼圭即

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又曰先鄭云于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祼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玉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即以肆為祭名也云爵行曰祼者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于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

圭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春官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　泲子里反齊才計反　疏曰此經與下文為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罍尊下言者文略也又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酌獻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兩獻注作犧素何反著直路反朝享直遥反蜼音誅又以水反兩大音太　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于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

也于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
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于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
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
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
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
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
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
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
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
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
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
堂位云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
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斝讀如稼稼
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
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

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盎烏浪反卣音酉音由虺許偉反射食亦反隼筍尹反禺音遇音隅卬魚丈反又五剛反　疏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閒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其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

祀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祫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上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又曰言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祼焉是祼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于是以璋瓚酌亞祼是也后祼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祼而已至于后之朝踐饋獻及酳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祼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祼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祭內

享注云王既祼祼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閒南面后于是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于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于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為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三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者此朝獻于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此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

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酳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于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酳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鄭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大為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王酳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此即禮運云孰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爓之是也云后于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

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
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
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捡禮記及
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
特牲少牢惟有酳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
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祼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
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
禮宗廟七獻二祼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
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
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
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
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
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
天子之禮故以爲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
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圭為

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
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也
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
散之名也又鬯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
欲證王酳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酳尸以玉
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
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
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
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
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舟皆有
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
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
獻不得爲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
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酳尸用朝踐之
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
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

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爲況也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爲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于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爲野饗之義也云尊以祼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祼神者尸神象尸飲即是祼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罍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罍是酒尊之義云斝讀如稼稼斝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畫物爲飾今云斝于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黄彝黄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證雞彝是夏法斝彝是殷法黄彝是

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上卣即犠象之屬為中罍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于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者案大宗伯祫禘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蜼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于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玄謂黄目以黄金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黄又與黄金字同故為黄金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黄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案祭法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

故知也云朔享謂朝受政于廟者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于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于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廢大行小引春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蜼禺屬卬鼻而長尾者案鷄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皆釋獸中爾雅云蜼禺屬彼注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

山雲之形者罍之字于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于雲雲出于山故本而釋之以為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罍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已上虎蜼而已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

獻素何反鄭音儀涗舒銳反

故書縮為數齊為粢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修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

盎諸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煑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修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沛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　齊和胡卧反粢才計反緹音體舊澤音亦去滓起呂反　疏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盎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又曰司農云獻讀

為醆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為沛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粢于義不可後鄭于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醆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醍酒盎齊也者于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醴禮運醆次醍以醆當盎處即一物明醆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故釋此經沛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于彼連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故為明酌也云醆酒涗于清者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涗謂沛亦謂沛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涗酌解之以盎齊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

泲使可酌故直云泲於清也云汁獻泲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泲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泲于醆酒也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也三者皆于舊醳之酒中泲之但云醳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泲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于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泲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醍沈從盎者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為二等泲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異卣罍三等之尊此見泲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

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爲滌濯之滌者讀
從宗伯視滌濯之滌從解滌爲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
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
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
明酌也云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
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裸用鬱
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
尊及泲酒次第爲先後祭禮有裸有朝踐饋獻酳尸次
第爲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
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
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
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于大事言之者連言扶
句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大事者
何大祫也即此大事是祫可知也　春官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　疏曰上二經

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爲祼祼者諸文皆云祼故讀從之其賓祼更讀爲灌 同上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廟用脩凡祼事用概 脩音卣概古愛反 祼當爲埋字之誤也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概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概尊以朱帶者 疏曰鄭破祼爲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

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此始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為始當在鬱人用鬯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于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理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

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卣脩字于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罍為下者欲推出卣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罍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　同上

## 鬱人掌祼器

祼器謂彝及舟與瓚　疏曰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馬故知彝有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祼玉是也故知祼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之祼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　鐎子遙反似銷反　疏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至于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祼事此云祭祀唯祼宗廟耳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爲宗廟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煑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于廟中祭之處也又曰鄭知築鬱金草煑之者見肆師云築鬻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煑之鐎中停于祭前者此似直煑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爲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

凡祼玉

灌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謂圭瓚璋瓚 疏曰此祼玉即圭璋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曰宗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 疏曰云祼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又曰云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于祭前也凡祼事沃盥疏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同上

肆師及果築鬻果古亂反鬻音煑 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 疏曰及果築鬻者謂于宗廟有祼案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掬杵

以捂而築鬱金煑以和秬鬯之酒以泲之而祼矣又曰鄭司農云築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者此言築鬻鬱人云祼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煑和秬鬯之酒泲以祼神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祭其不如儀者也

同上

## 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

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　疏曰云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者上云贊王幣爵據祭天而下別云祼將是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祼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云明不為飲主以祭祀者朝踐已後尸乃飲二祼為奠不飲故云不為飲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亦如之皆不言祼此文又祼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祼天地無祼且大宗伯祀天言煙祭社言血

享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無妨用秬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秬鬯尊者以其冪人職天地八尊者以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秬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矣不言者略耳不祼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祼直加敬而已其牲用特其器陶匏皆是質略之事故鄭云莫稱焉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者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于地也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涖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秬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廟言灌是亦天地無祼也天地無人職用鬯者唯有宗廟及祼賓客耳 天官

**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果** 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疏曰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

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祼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祼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璋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春官

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

飾　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祼者謂室中二祼后亞王祼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祼時以瑾璋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王酳尸后亞王而酳之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如酌盎齊以酳尸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又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祼此云祼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祼獻瑤爵之事故摠言宗廟也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者案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既灌而出迎牲后乃從祼也案司尊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以既灌之中不言無后灌是以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迎牲後后乃祼鄭以迎牲是王事欲取王事自相亞故退后祼于迎牲後也乃引祭統已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有從王亞祼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獻謂

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祼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于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殽薦于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爲饋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爲飾者鄭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當用王禮即知王酳尸亦用玉琖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是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

角受四升爵爲摠號故鄭云其爵以瑶爲飾也 天官

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 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曰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 王制

右初獻

記祭之屬莫重於祼 祭統

王度記曰天

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牆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白虎通 諸侯之有德者三命以秬鬯 不得賜鬯者資於天子然後祭尚書大傳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尚謂先薦之爓或為腤 腤直甒反 疏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

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于室腥謂朝踐薦腥肉于堂爓謂沈肉于湯次腥亦薦于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于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又曰言先薦者對合享饋孰爲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埋爲歆神始

以血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爲陳饌始于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始于義非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滌蕩猶搖動也　疏曰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灌以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合如字徐音閤羶音馨薌音香　灌謂以

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　鉶音刑　疏曰周人尚臭者周禮變于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香者與秬黍鬯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矣合爲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爲瓚之柄也瓚所以斛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蕭合黍稷者周

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内更從孰始也于薦孰時祝先酌酒奠于鉶羮之南訖尸未入于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閒脂合黍稷燒之于宫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膋香謂黍稷又曰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莫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旹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食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行蕭反脂黍稷合馨香也　郊特牲

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成王以

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瓚才旦反篹息緩反琖祖管反梡苦管反嶡居衛反任而林反又而鴆反　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

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爵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舞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沙素何反盾常准反又音允卷本作袞古本反僭七尋反又則念反　疏曰同之于周者謂同此周公于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于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又曰比一節明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于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于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于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

豆是也雕篆者篆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雕鏤其柄故曰雕篆也爵用玉琖仍雕者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加稱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橫木曰嶡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于廟堂而

穀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鞄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于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

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誰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者皆于大廟奏之言廣魯于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亦于天下故云廣魯于天下也又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為

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獻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故謂之犧象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篹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篹為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為之直柄也篹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雕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為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内宰謂之瑤爵此庭謂之璧角

者搖是玉名爵是璺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捝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虞為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橫木距于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廟之德祭之于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者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為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鍾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明堂位

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于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八佾

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大音太臨祭事 麻嬰為尸 為祭尸 慶奊為上獻 奊戶結反上獻獻者疏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下文慶舍死公懼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此祭慶舍涖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奊為上獻者慶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奊即繩也 春秋左氏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五中